



边看边聊

山海之胜，浙江普陀；山川之胜，广西桂林；西湖之胜，杭州西湖。从行政区划上讲，杭州西湖；以景观名头而论，西湖杭州。

各地揽胜，最怕有贵耳贱目之感。听说是好大一棵树，赶去一瞧，原来小小灌木丛。西湖不会，湖山此地，风月斯人。近看一汪湖水，沿岸长堤断桥寺碑，一路石媚花香，树倩亭韵，心宽忘地人，亭小得山多，信步胜似人间天堂。

2021年春末，我来到杭州林栖山小院暂住，步行十余米即是西湖边的柳浪闻莺。

这一湖的诗词，一湖的故事，一湖的历史，晴时潋滟，雨中空濛，一年四季皆花期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一众骚客词人，腹内星斗撑肠，笔底云烟满纸，把个西湖吟诵得一脉一脉微浪起，一阵一阵茉莉香，熏得游人醉。

杭州的发达，始于南宋的偏安。政权上的偏安，却无意中造就了繁华的临安，使之成为当时经济、文化，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；同时，南宋的灭亡又意味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结束。那么，今日杭州应该是中国最后一座具有浓郁古典风格的城市。南宋这张牌，成为杭州最耀眼的一张名片，与开封紧握的北宋之牌，双壁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辞去公职下海，自食其力当了个体户，并在原宝山县拿到了001号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。

那时我的主要生意是服务于房修公司、建筑公司一些维修、安装的辅助工作，有些任务重、时间紧的业务，离不开信息的及时沟通。于是，1983年5月，我向罗店电话局申请安装一部电话。几经周折，电话终于安装好了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即来我处作了录音采访，第二天，电台的对农村广播《阿富根谈生产》节目中广播了“上海郊区农村，个体户装了全市第一部家用电话”的消息，引起了社会的反响，人们认为这个郊区个体户不得了，当地老百姓议论纷纷，有的人直接到我处来看新装电话，大家觉得蛮稀奇。

当初，安装一部电话要花300元人民币。那时罗店地区只有一条电话线，电话号码很特殊，六位数的电话号码是661231，只要记住66年的最后一天，就是整个罗店地区的电话号码。罗店地区有十多个生产大队，每个生产大队只有一部电话，社员群众要打电话，必须要到大队部去；加上罗店地区所有的企事业单位，一个单位一部电话，整个罗店地区只有上百门电话。电话从市区打进来，必须要通过电话局总机的话务员小姐转接，而从罗店向外的话务员代拨号码，机机上没有拨号功能。记得我家的电话号码是：388，谐音是：升发发。那时的电话费不计时间和数量，一部电话包月20元。由于首先安装了电话，信息和沟通及时，业务量爆满，第一年我上

交国家的税收占了罗店地区个体户税收的三分之一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，这个地区电话容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了。过了两年，电话局电话扩容，原三位数分机号码，增加到四位数，用户的电话机由电话局无偿调换，带有转盘拨号功能；同时升级为总机半自动接打电话，即区域内打对方电话可以直接拨号，区域外打电话进来仍需总机转接。如向区域外打电话，先要拨零，听到拨号音，可直接向外拨打电话。这已经是八十年代电话使用功能的一大进步了。1989年11月，整个上海市的电话都改为7位数的电话号码，罗店地区的电话也改成了直线电话。

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，1995年上海的电话全部升级为8位数的数码电话，当时，我开了一间大酒店，前面的4位区号是固定的，后面的4位电话号可以挑选，我挑选为7979，谐音“吃酒吃酒”。由于新开酒店，加上通俗易记的电话号码，大酒店顾客盈门，生意兴隆。

我一直记着第一次吃月饼的事。那年中秋前夕，父亲踏进门槛后就说：今年中秋的月饼我来做。他围上围裙，撸起袖子，先将面粉分成一多一少两份，多的用清水和面，面团雪白如脂；少的用菜油和黄油，再将两个面团分成状如乒乓球的小面团，各取一份叠在一起，压扁、搓长、卷拢，反复多次后，擀薄，放上豆沙，左手托举面团，右手团拢面团，慢慢将面团搓圆，放桌上，用右手掌压成饼状，一个月饼就算做好了。

父亲说上灶，母亲就去烧火了，镬子很快就烧烫，父亲拿一块肥肉沿着镬沿往下抹，将镬子抹得锃亮，后拿起饼坯，

那日的一个清晨，我正在厨房准备早餐，突然，楼下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。我情不自禁地循着哭声，朝窗下望了一眼，吓得我赶紧关上窗。原来，同幢楼的一位老年女性因抑郁症而坠楼身亡！虽然是住同一幢楼的邻居，但我不认识她。据说，死者生前是一个人独居，丈夫去世后，她总是郁郁寡欢，经常沉浸在和老伴一起和美过日子的往事回忆中；有一独子已成家，忙于生计和小家，也只是偶然来看看她。有邻居早就察觉到她有异常样，也劝过她，可又不能多说什么。

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，一天，我坐在公交车上，听到邻座的两个老年女乘客正议论着她们的同事：因患病多年，耗尽钱财，却不见康复的希望，最终因绝望而抑郁

加前缀的外滩，只有上海。在这里，西湖与外滩具有了国际贸易中的原地理标志的意义。和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一样，真正著名的美酒必须标明产自哪一个村庄。龙井茶也如许，除了原产地的狮峰龙井，其余西湖龙井、杭州龙井、浙江龙井均为附庸。龙井茶，让西湖有了味觉。

我常在想，如果杭州没有一个西湖会怎么样？首先，宋高宗会走过路过错过，杭州也不会产生一个请皇上“留下”的古桩。其次，古时的杭州交通并不方便，四面多山。这一地理环境又导致了杭州气候的极端性，夏日酷暑难耐，冬天严寒逼人。这样的

气候特征在江南地区极其罕见，一年中有半年不舒适，很烦人的。幸亏有个西湖，独承天眷，一湖万福。

有江南第一名园之称的杭州刘庄，现为西湖国宾馆，多年前曾有幸入住。它的主人叫刘学询，广东中山人，考中进士，人称“刘三国”：文可华国，富可敌国，妾可倾国。这刘学询奇人奇才，他的前半生，致力于反清复明自己当皇帝，又和孙中山合作举义，孙甘愿推他为首；下半生退隐西湖，行道庄之术。刘庄后来发生过两件大事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这里起草，《中美联合公报》在这里草签。

湖畔还有一个汪庄，庄主原系安徽茶商，汪裕泰茶庄老板汪自新，建于1927年的别墅，现为西子宾馆。从前是禁苑，后来才对外开放。汪裕泰的品牌现在仍是高端茶品，价格十分昂贵。

新春三月，虎跑品茶。人说喝茶，一人得禅，二人得趣，三人得味。小杯饮香醇，倾身结初识，浅盏轻啜，感受那周遭的蔷薇颜色，玫瑰态度，宝相精神。

这大慈山下原有三口井，虎跑泉又称“天下第三泉”，不由令人想到这里的三名高僧：性空、济公、弘一。晶莹甘冽，茶禅一味。说到这里，还得提一笔情僧苏曼殊。西湖的山光水色滋润了这位伴狂玩世、嗜酒暴食的畸人。他纵情山水，纵欲女色，行迹放浪于形骸不羁，意识沉溺于情欲恣肆。别具一格修为，性情中人亦俗。作为诗人他“思贖者善敷”；作为僧人他“才核者善删”。僧

大小嘴狠命咬，饼皮掉下来，急得母亲摊开双手候着，把落到掌心里的饼皮放进自己嘴里。父亲看着我们的吃相点头微笑，母亲说没看出来，粗男人也会做月饼。父亲笑笑：一直想让女儿们尝尝月饼的香甜，在外看人家做月饼，看一遍就记住了。

原来，父亲学做月饼是为了女儿们，我们感觉父亲很用心。长大后，我学会了父亲的月饼手艺，但一次都没动手做过，认为想吃月饼，去街上买几个就可，省力也省时。可父亲不这样看，中秋时节，总会动手做些月饼分给我们，我们也接受，因为买来的月饼，好看是好看了，但总觉得缺少烟火味，没有现做现烤的香。

圆圆的月饼，表皮金黄，外酥里脆，妹妹人小，怕吃不过我，张

一个一个个排队放进镬子口上，并叮嘱母亲注意火候。我们踮着脚围在灶前，在一阵阵香气中咽口水。父亲用筷子翻动着饼坯，边翻边叫我们看着，我们说为啥？父亲说，将来有用的。

二十分钟后，饼坯表面金黄了，吩咐母亲熄火、起锅，随手把刚才掰开的两半个月饼递给我们姐妹。我们哪还顾得了烫，张口就咬，连喊好吃，伸手再向父亲要月饼。

做月饼，吃月饼

张秀英

张秀英

张秀英

就在近日，也是在清晨，这个老奴，趁家人熟睡时，竟从25楼纵身一跃……

说实话，我已不想再听这样的不幸事了，不到半个月，我耳闻目睹了两起老年人因抑郁症而身亡的悲剧，在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。

抑郁症，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疾患正向我们袭来！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数据显示：全球有超过3亿人患有抑郁症，罹患此病的患者各年龄段都有，其中不乏老年人，女性多于男性，现已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。积极破解大脑奥秘，不断研发应对新药，这是医学专家们正在致力做的事业。在老年化进程快速发

展的今天，我们这些已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年人在人生最后阶段，应该怎么过？万一真抑郁了，又该怎么办？这是当下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。

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不少的人生风风雨雨，因此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有许多无奈必须接受。在向死而生的路上，谁也无法与大自然的规律去抗衡，即使再恩爱的夫妻，也终有一天一个先离世，留下的另一个将会孤独、寂寞地度过自己的余生。对此，每个老人都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学会适应自己将面临的新境遇。在这方面，杨绛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唯一的爱女和丈夫钱锺书先生相继病

逝，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，她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，而是坚强地站了起来，称“打扫战场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”。在踽踽独行的余生中，她每日笔耕不辍，直到105岁去世，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我们虽然不是学富五车的杨先生，但可以学习她的精神，尽量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充实些，除了打理日常生活外，可以看书读报，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；在身体和经济允许的条件下，还可以迈开腿，到各处去旅游，寻找诗和远方。一个人生活丰富多彩，心里也就充满了阳光，有限的大脑空间，已不可能再去容纳那些负面情绪了。

坦然接受无奈

刘克燕

千里共婵娟

朱莉

黎信昌的如歌岁月

李定国

七夕会



美食